

张子全书

一
函
八
册

張子全書卷第十五

附錄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篤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
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
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
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
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
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

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人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

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己上見
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

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

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

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
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
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
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
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
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
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也

或云觀人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某常

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

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

不得也張子厚善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

易次日橫渠撒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

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

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

不熟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

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
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

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

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按行

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就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賸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

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

寬裕溫厚

一作和

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

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
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
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

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

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沒

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

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上蔡語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純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專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

而發也

橫渠之意真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是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事物性便是這箇事物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

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
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
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
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夔
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
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朱子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
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

會得有下列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
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
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
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
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
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
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日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
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

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
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於橫渠輩
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
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
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
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
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
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

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
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
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撒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
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
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
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

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

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如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

天地之爲大父母故美善不厭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
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宣乎無適而非
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
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
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
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
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
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
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
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憊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
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
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
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
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
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
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養其身
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
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
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

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

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知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

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
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
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于矣
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
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
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
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
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
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

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尙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至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

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
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
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
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
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
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
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源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
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

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諡書

司馬光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勿不諡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非禮也諸侯相諡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

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千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
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
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橫渠之
沒門人
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
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哀橫渠詩

司馬光

先生負才氣弱冠游窮邊麻衣揖巨公決策期萬全謂言叛羗
輩坐可執而鞭意趣少參差萬金莫留連中年更折節六籍事
鑽研義農及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
久廢闕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尙聯縣教人學雖博要

以禮爲先庶幾百世後復覩百王前釋老比尤熾羣倫將蕩然
先生論性命指示令知天聲光動京師名卿爭薦延寘之石渠
閣豈徒修簡編丞相正自用立有榮枯權先生不可屈去之歸
卧堅孤爨聚滿室餬口耕無田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鮮近應
詔書起尋取病告旋舊廬不能到丹旄風翩翩人生會歸盡但
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况於朱紫貴飄忽如雲烟
豈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巔門人俱經帶雪涕會松阡厚終信爲
美繼志仍須專讀經守舊學勿爲利祿遷好禮效古人勿爲時
俗牽修內勿修外執中勿執偏當令洙泗風郁郁滿秦川先生
倘有知無憾歸重泉

二十二世孫連科謹錄

張子全書卷第十五

附錄

門人蘇昞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時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

楊氏時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

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

張子全書 卷五
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
循次而及方見好處

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
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
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然須反覆研究
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
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
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
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

如此

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

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問陰陽五行如何朱子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

引子全書 卷三
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
水與火却不屬土

入神是入至于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
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
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
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氣質之性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極有補於後學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神化二字惟橫渠推出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

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在者在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

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而已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

問范忠宣以恕己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

張子全書 卷十五 十一
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己
便己不是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
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
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

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
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
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凭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
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
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
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

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從來皆以離麗爲陰附於陽雖邵子亦云惟張子以爲陽附於
陰者得之但觀火附於薪蘇可見

已上諸條皆足發正蒙之蘊舊刻未有故採而輯之

讀明公緒言

張能鱗謹識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賢豪傑未有不體用兼備者

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爲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三代爲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氣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未易及此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

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己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天下自無難書矣己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爲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樸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先生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臯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爲歉此是古人虛心誠樸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真愧死矣

西銘在先生集中最是明白通暢然楊龜山讀之猶有兼愛之

疑甚矣書不易讀也

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橫截下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予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橫截斷道理謂分殊也

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真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爲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予欲無言

及吾無隱乎爾兩章參看

正蒙論曰有脩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曆家四游儀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爲精深渾厚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於古今之間不可復也先生平生得意處第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看四標竿及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處皆發人所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

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爲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期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人猶重期
功也先生理窟謂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蓋恥自後
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爲異已亦熱之則是宋人不重期功
矣世道愈趨愈薄於此可見安得數先生者起而砥柱頽波爲
後世則耶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盡於
此學者可備查考

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

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
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先儒張橫渠先生皇考吉甫公未得陪祀說

能鱗曰聞之溯流者必窮其源登枝者不忘其本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吾

夫子因尊

啓聖公是德以子顯亦猶爵以子貴也由是顏曾思孟周程朱蔡之父皆得陪祀

啓聖獨於橫渠先生未得追崇所自豈其生平沒沒無聞抑子

孫表彰有未盡耶粵稽世譜宗伯長卿公之孫學士敷宏

公之子吉甫公諱廸仁宗朝仕殿中丞出知涪州事以疾

卒於官贈禮部尙書郎涪州刺史娶陸氏生二子長卽橫

渠公封郿伯諡明公諱載次臨渠公御史大夫諱戩其年俱幼不克歸大梁扶柩奉母僑居鳳翔郿縣之橫渠鎮因世家焉其贈官敕云卿之祖爲巢爲由卿之父爲伊爲周卿之子得聖賢之心傳接孔孟之源流直諒著於朝廷慈愛浹於官守有才如此朝野惜其傾殂有子如此天地齊其悠久此數語者繩先開後大略可稽而又何疑生平之沒沒耶若以祀典久定難以更張從來議禮代有損益如先賢顏路曾皙孔伯魚皆於開元咸淳間先後崇祀明嘉靖間始遷祀三賢於

啓聖祠而孟孫氏因得同配焉至程朱之父亦於嘉靖間下廷

臣議而周子之友則萬曆中年儀曹覆准楚撫所奏竝祀
啓聖之側豈非一代典禮因時進退漸次脩明者乎今學者讀
性理諸書每舉周張程朱與顏曾思孟同類並稱而獨吾
祖吉甫公未得陪祀

啓聖此誠典禮之闕而世世子孫不得辭其責者也能鱗不肖
不克紹明家學振起前徽固不敢揄揚過分然亦豈忍水
源木本湮沒無傳應否與四氏共祀

啓聖祀側是在脩明秩禮微顯闡幽之大人昌言而論定之不
但先儒發祥有自而

啓聖諸賢之俎豆亦無闕略之憾矣

天地之帥吾其性論

張能鱗撰

讀西銘之書知父天母地之義矣天子爲宗子大臣爲家相民胞物與此天下一家之理也親九族和萬邦非有天下者不能繫惟天子而後父天母地乎抑特爲得位乘時者言之耳若夫性則人人具一天地人性天地之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含宏光大安貞以吉乾坤之德也陰陽之道也天地分之而人備之故未發之中其靜也專而翕旣發之和其動也直而闢天地易簡之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旨哉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止爲得位乘時者言哉天地無心卽人之心以爲心志動而氣從是帥之義也於穆不已非至誠何以感通品物流形非保合何以各

正水旱剝蝕陰陽愆伏非燮理則不得其太和動靜相生剛柔
摩盪非錯綜則不能成其變化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
乎中帥也者參之兩之卽司天地之命者也請得而喻言之師
出無律弟子輿尸小人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君子也若夫師
貞丈人呼吸夫陰陽而運用乎四時天高地下不能不俯而聽
其財成苟非聖人孰能當此而無憾者哉天地無心而有其理
聖人因理而擴其性聖人而君臨萬國者乎則將以宗子而爲
帥聖人而凝承弼亮者乎則將以家相而爲帥聖人而匹夫者
乎乾健自強三軍莫奪先天而天弗違而况於人乎而况於鬼
神乎故知天地之帥吾其性是言也不僅爲宗子家相言之也

富哉言乎

論定性書

張能麟撰

人得天地中氣以生而姓名焉性者理而已而非氣則理罔附
易曰繼之善成之者性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而竟執氣以爲性
則又淪於告子之偏矣孔子曰性相近也言所賦雖有清濁厚
薄之殊而理則一若習則倍蓰千萬遠莫甚焉此誠萬世言性
之祖也純公程子定性書謂性無內外竊得申其說而論之彼
以性爲空者曰性無善惡然則謂太極無陰陽可乎程子曰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卽其所謂惡者非指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之錮於習者而言也不過謂陰陽剛柔燥濕之偏耳仁義禮智

根於心性所同也仁過而柔義過而剛氣所殊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由殊以歸於同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情且不任惡而何疑於性善乎性善則合內外而皆定於理也若必收視返聽絕慮忘言廢棄一切而後言定則既遺其外安所爲內也故自視聽言動約於禮久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焉靜而定動而亦定動中之靜固定靜中之動亦定不分二時不落二義呼吸相生如環無端不能判呼爲動而吸爲靜也動靜不分所以爲動靜者自定定也者固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與是故推而言之以堯爲君文思安安定之則也萬邦協和定之效也卽洪水

懷襄而亦未嘗不定以舜爲臣立德升聞定之通也百揆時
叙定之復也卽烈風雷雨而亦未嘗不定故曰堯舜性之也禹
稷定焉而治水如是躬稼如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如是湯武
能定慙德與養晦同心伊周能定放桐與征東同道文王不定
烏能不帝孔子不定安得不王顏子定而不改其樂孟子定而
四十不動心易曰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定故也由是觀之從古
內聖外王非定不能盛其德非定不能大其業日新富有往而
不窮又何必灰心稿形棲立入窳抑絕其外而固蔽其內然後
爲定性也哉是故兩儀立而定尊卑三才分而定高下五行定
而有象八卦定而有方四時定而有侯萬物定而草木禽魚有

性言 卷之五
形雖其間陰陽開闔莫知終始化育流行於穆不已似不可以
一定言者抑知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誠有如書中所指語約而義精者哉是故
聖人與天地準盡其性而未能盡人物之性猶之乎未盡其性
脩己而未能安人安百姓猶之乎未能脩己性焉得有內外耶
彼以義爲外者旣不知義以方外之旨又烏可以語定性哉讀
程子而求其旨當以是書爲要領云

太極歌

張能鱗撰

太極本一理萬物一太極有物必有則物物一太極太極本無
極未始有二物無極非虛無中正是其則理至氣以兆氣生象
則曜受氣有陰陽陰陽之謂道道不離須臾形上爲至妙動靜
固無方根柢互爲藏此中有神理窮神化乃彰五德配五行性
情有柔剛生理之謂性性動而情生情生有善惡要皆統於心
心爲萬事宰衆理之所聚元者善之長義宜因心制禮中智復
正信爲中孚吉五德固相生其實歸於一惟誠而後明聖人乃
天篤生知不常有習遠學斯復好惡僅幾希人禽判其屬絜矩
平迺心先平其所惡人情不相遠違道非忠恕忠恕克常操一

貫從此悟強恕與自然雖分勉與安一間之未達擴充在四端
存察兼動靜慎獨謹幾先格物以窮理主敬致知全明新止至
善中和位育間萬物皆我備泉達火始然赤子至大人不虧乃
爲完吾儒立人極絕續繫斯篇

張子全書卷第十五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年譜

岐山 武澄子仙

張子全書舊無年譜澄每讀輒以爲憾壬寅夏爰據綱目

宋史行狀諸書參考成篇

庚申宋真宗

天禧四年帝諱元侃更各恒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改元者五

張子生於

長安

一歲諱載字子厚宋史子厚長安人

父迪涪州公未仕

行狀子厚父母陸氏迪仕仁宗朝

澄按張子本籍宋史謂爲長安人行狀謂爲大梁人撰大順

城記自稱曰汴人蓋其先世居大梁及涪州公始僑于長安

生張子焉故宋史直以爲長安人自稱曰汴人者不忘本也

辛酉宋真宗

天禧五年張子二歲

張子

壬戌 宋真宗 乾興元年 張子 三歲

癸亥 宋仁宗 天聖元年 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在位四十一一年壽五十四政元者九張子 四歲

涪州公仕能定其為仁宗某年故暫附于此以俟考

甲子 宋仁宗 天聖二年 張子 五歲

乙丑 宋仁宗 天聖三年 張子 六歲

丙寅 宋仁宗 天聖四年 張子 七歲

丁卯 宋仁宗 天聖五年 張子 八歲

戊辰 宋仁宗 天聖六年 張子 九歲

己巳 宋仁宗 天聖七年 張子 十歲

就外傳 行狀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 守不可奪 澄按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傳

庚午宋仁宗天聖八年張子在涪州十一歲

父迪知涪州行狀弟戩生一歲諱戩字天祺生于涪州

澄按行狀涪州公卒於西官涪州即今四川地在長安西故

曰西官時諸孤之中惟戩尤幼則可知戩之生適乃父仕涪

州時耳

辛未宋仁宗天聖九年張子十一歲

弟戩二歲

壬申宋仁宗明道元年張子十三歲

弟戩三歲

癸酉宋仁宗明道二年張子十四歲

弟馘

四歲

甲戌宋仁宗

景祐元年

張子

十五歲

弟馘

五歲

澄按行狀涪州卒于西官未嘗實指爲何年不敢臆斷然據諸孤皆幼之文則其時當亦在張子十五歲前也遷郿事亦

可類推

乙亥宋仁宗

景祐二年

張子

十六歲

弟馘

六歲

丙子宋仁宗

景祐三年

張子

十七歲

弟馘

七歲

丁丑宋仁宗景祐四年張子十八歲

與邠人焦寅游

行狀弟戩八歲

行狀云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澄按謁范文正公據宋史旣在二十一歲則所謂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者正是與寅游時也特康定二字誤耳若十八以前則其年太幼斷非出交之時且寅言能爲先生所悅寅必非常人亦無向一童子妄語用兵之理

又按宋史先生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所謂客指

焦寅也

戊寅宋仁宗

寶元元年

張子

十九歲

張子年譜

弟馘九歲

已卯 宋仁宗寶元二年張子冠二十歲

弟馘十歲

庚辰 宋仁宗康定元年張子至延州二十一歲
溫公哀先生詩云先生負材氣弱冠游窮邊即謂此也

上書謁范文正公宋史道學傳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著邊議其九條載文集

弟馘十一歲

澄按行狀云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

上書謁范文正公又云先生卒於熙寧十年享年五十有八

考熙寧十年距康定元年共三十七年則當康定時先生乃

二十一歲而行狀云年十八則不當在康定時在康定時則

不當云年十八自相矛盾其失不辯而明至綱目又以謁范文正公時年二十亦誤惟宋史道學傳以爲年二十一時適當康定元年証之綱目是年夏范文正公始爲陝西招討副使兼知延州極爲有據若年十八則爲景祐四年年二十則爲寶元二年彼時范文正公尚貶知饒州越州先生何由而以兵策謁之乎

澄又按上范文正公書恐卽是文集所載邊議是年元昊猖獗極矣官軍莫敢撓其鋒惟鄜州將种世衡能守要地以禦寇証之邊議時事悉合且其議論頗有策士風的是先生少年文字無疑

辛巳 宋仁宗 慶曆元年 張子二十歲

訪諸釋老 宋史行狀 弟戩 十二歲

澄按先生少負材氣見范文正公後忽中庸為淺近又訪諸

釋老蓋能究極釋老之害故能堅志孔孟之道也李二曲謂

釋氏諸書吾儒不妨一寓目如訊賊一般不見職如何與他

定得罪此論極通

壬午 宋仁宗 慶曆二年 張子至慶州 二十三歲

撰慶州大順城記 記載文集 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范仲淹所築與白豹金湯皆截然屹立 澄

按大順城築於慶曆元年於慶曆二年 弟戩 十三歲

癸未 宋仁宗 慶曆三年 張子 二十四歲

弟馘

十四歲

甲申宋仁宗

慶曆四年

張子

二十歲

弟馘

十五歲

乙酉宋仁宗

慶曆五年

張子

二十歲

弟馘

十六歲

丙戌宋仁宗

慶曆六年

張子

二十歲

弟馘

十七歲

丁亥宋仁宗

慶曆七年

張子

二十歲

弟馘

十八歲

戊子宋仁宗

慶曆八年

張子

二十歲

弟馘十九歲

巳
宋仁宗皇祐元年張子三十歲

弟馘冠二十歲

庚
寅
宋仁宗皇祐二年張子三十歲

弟馘二十一歲

辛
卯
宋仁宗皇祐三年張子三十歲

弟馘二十二歲

壬
辰
宋仁宗皇祐四年張子三十歲

弟馘二十三歲

癸
巳
宋仁宗皇祐五年張子三十歲

三月岐山大旱

麻志仁宗聖祐五年三月岐山大旱無禾行坎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

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平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弟戢舉進士調陝州閩縣主簿

二十四歲 本天 祺行狀 郿志

澄按天祺行狀旣冠登進士第郿志戢世家東都策名入仕

歷中外二十四年生四十七年而暴終時熙寧九年三月朔

且也熙寧九年距皇祐五年適二十四年是年戢二十四歲

與行狀旣冠之說極合故知戢舉進士在是年而鳳翔府志

則以戢舉進士在慶元二年考慶元乃南渡後宋寧宗年號

是時戢物故已百有餘年矣或疑慶元元字恐是歷字之誤

不知慶歷二年戢方十三歲非惟顯與行狀郿志背謬且穉

幼亦非舉進士之年

甲午 宋仁宗 至和元年 張子 三十歲

弟 馱 二十五歲

乙未 宋仁宗 至和二年 張子 三十六歲

弟 馱 二十六歲

丙申 宋仁宗 嘉祐元年 張子 三十七歲

弟 馱 二十七歲

丁酉 宋仁宗 嘉祐二年 張子 至京師 三十八歲

舉進士 行狀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 坐虎皮講易京師 本宋初

見二程子 行狀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受知于歐陽公 是年

修知貢舉先生與蘇子瞻兄弟同登進士第

弟戩

二十
八歲

宋史云嘗坐虎皮講易京師一夕二程至與論易遂撤坐輟講行狀云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澄按嘉祐二年先生因舉進士至京師坐虎皮講易故宋史特載之而不云嘉祐初者畧也行狀不及撤坐輟講事者爲先生諱也

澄又按行狀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邠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未詳遷於某年姑闕疑以俟考

戊宋仁宗

嘉祐

三年

張子

三十

九歲

弟戩 二十九歲

己亥 宋仁宗 嘉祐四年 張子 四十歲

弟戩 三十歲

庚子 宋仁宗 嘉祐五年 張子 四十歲

弟戩 三十一歲

辛丑 宋仁宗 嘉祐六年 張子 四十歲

弟戩 三十二歲

壬寅 宋仁宗 嘉祐七年 張子 四十歲

聞立皇子喜甚 明道謂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 弟戩 三十三歲

程明道謂子厚聞生皇子喜甚澄疑皇子不知何指時二弟

蔚亭彬在側謂皇子無可疑疑在立字訛爲生字耳考宋紀

仁宗春秋高無嗣包拯范鎮論建儲事帝不決見綱目司馬光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

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見宋史司馬光傳壬寅秋八月始立宗實爲

皇子則明道之所謂生皇子者乃立皇子之訛無疑也外此

終張子世並無生皇子事

癸卯 宋仁宗嘉祐八年張子四十歲

弟馘三十歲

甲辰 宋英宗治平元年帝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于宮中立爲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四年

改元者一 張子四十歲
壽三十六 五歲

弟馘

三十歲

乙巳
宋英宗

治平二年

張子在長安

四十歲

應文潞公聘

行狀按綱目文潞公時判長安

弟馘

三十歲

行狀云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各行之美

聘以束帛延之學官異其禮際澄按潞公判永興軍在英宗

時永興軍卽所謂長安也時先生登進士第已八年矣若方

未第時則潞公尚同平章事並無以故相判長安之說考潞

公皇祐三年免知益州嘉祐三年罷判河南至治平二年始

判長安

丙午
宋英宗

治平三年

張子在京兆

四十歲

應知京兆王公樂道王制字樂道賀蔡密學書載文集

綱目是年夏人寇邊環慶經弟馘三十

行狀云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未嘗實指為某年澄

按宋史王陶傳英宗即位以陶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永

興軍即京兆也何以知其治平三年也綱目是年十二月

穎王頊始立為皇太子也

丁未宋英宗治平四年張子在渭州四十

簽書渭州軍事軍府大小政先生贊助之與蔡帥邊事畫一

策載文集澄按策內論諒祚身死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

狀載文集澄按狀內論誘殺楊知弟馘三十

澄按行狀云簽書渭州軍事又云在渭渭帥蔡公子正

宋史蔡挺

字子政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咨之蓋先生四十八歲時事

也詳玩邊事畫一諸書且以綱目證之不辯而自明矣

文集載送蘇修撰赴闕詩四首澄按宋史蘇宋使契丹還半道聞英宗晏駕謂送者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時治平四年也蓋宋長子刑名民有盜改嫁母極耐父事法當死案請生之故先生詩有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之句特難定赴闕之年爲何年耳

戊申宋神宗

熙寧元年帝諱項英宗長子初封穎王未幾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卽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改元者二

張子四十歲

講學於綠野亭

亭在武功縣

與武功主簿張山甫交

河南偃

康對山武功志熙寧間張山甫簿武功與張子厚善故有綠

野亭時程伯淳簿邠宋光庭簿萬年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

傑焉澄按綱目及宋史伯淳舉進士調邠上元主簿再調

晉城合熙寧二年八月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武功志所謂熙

寧間者必是熙弟戡

三十歲

寧元年無疑

弟戡九歲

己酉宋神宗

熙寧二年

張子至京師

五十歲

見帝論治道

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

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綱目

十二月召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書尋辭歸

予知

見王安石

語新政不合

弟戡召為監察御史裏行

行狀

四

幾也

考行狀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獄成

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澄按天

祺以言被黜在熙寧三年則綱目之書尋辭歸乃統辭也並

非是年冬即西歸也

又按行狀天祺以言得罪得罪二字殊欠斟酌直云被黜可也

庚戌宋神宗

熙寧三年

張子歸鄆

五十一歲按行狀自涪州卒先生幼不克歸遂家鄆橫渠鎮南大振谷口

案獄自浙東還朝

行狀明州苗振獄也

別館中諸公詩一首

七絕載文集

過洛見程子論龍女衣冠事

詳載鄆志

移疾歸居橫渠

本行狀著

正蒙諸書

按宋史張子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

取燭以書其志道情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開井田渠

詳載鄆志張焜井田渠碑記先生仕宋

神宗朝慨然欲復井田行三代之制為執事新法所礙退而買田分井疏東西二渠期驗試於一鄉明范吉有唯有橫渠

祠下水滔滔二派與天長之句二派指東西二渠也澄按先生驗試井田之事據張焜碑記當在庚戌初歸後故附於

此以四月弟戩由監察御史裏行貶知公安縣

戩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

又諸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正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四十一歲

澄按郿志橫渠初罷大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見程子論龍女衣冠事或因橫渠言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耳云云遂疑爲再移疾西歸事澄曰橫渠再移疾過洛見二程時據邵氏聞見錄病已不起矣而二程相見顧諄諄然論龍女衣冠事不已有是理哉

子宋神宗熙寧四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弟戩四十歲

子宋神宗熙寧五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弟馘四十歲

癸丑宋神宗熙寧六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弟馘四十歲

甲寅宋神宗熙寧七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弟馘四十歲

乙卯宋神宗熙寧八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老大吟一首七絕載文集澄按詩內有個中終日面岩堯之句又有六年無限詩書樂之句蓋先生自庚戌

歸居南山下于今六年矣弟馘四十歲

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編正蒙十七篇行狀熙寧九年先生感異夢忽以爲弟

馘疏哀辭

天祺行狀馘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勉夫

三月朔旦弟馘感暴疾卒於官

本宋史行狀享年四十有七

澄按郡志馘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如移普潤靈寶金

堂諸縣皆無實年可考自捫枵腹曷勝浩歎

丁巳宋神宗

熙寧十年

張子至京師

五十八歲卒

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

本行狀綱目呂大防薦

與禮官議禮

不合引疾歸

行狀

九月邵堯夫疾與司馬君實二程子晨夕候

之

宋史邵雍傳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

過洛見二程子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

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

冬十二月乙亥卒於臨潼館舍

行狀

享年五十有八

澄按綱目作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甥

宋京從遊

行狀先生沒之日惟一甥在側門人奔哭臨潼奉澄按郢志所載宋京先生甥也

柩歸

行狀張子沒明日門人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槨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澄按張子門人最著者如河

南呂希哲藍田呂大鈞武功蘇昞皆名儒也其餘諸公俟考

妻郭氏存

子因幼

行狀澄按宋

張舜民乞追贈張子疏有載之死於今十有五
年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食不足寄托云云

澄按行狀張子卒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

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考涪州墓在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

口南嚮張子墓在涪州墓左里人訛呼曰仙人墳馘墓與張

子同墳傍涪州墓右計地四十五畝詳載郿志

書橫渠年譜後

道光開岐山武子鮮輯橫渠年譜用心勤矣其考辨亦頗持之有故惟論龍女衣冠自是禮官職事而誤譜之崇文移疾之年賢裔述銘翻刻全書不欲輕移其次屬余題跋正之余感懷舊雨而歎西銘意思鮮人知也廣居之示不能無望於尙論之人敬誌之以俟

同治庚午夏月丙辰冶亭鄭士範謹書

張子全書終
余自束髮受書學務干祿既而躋場屋閒嘗從賢師友遊得讀
小學近思錄諸書乃知正學所在奈奔馳戎馬鞅掌簿書未遑
潛究也同治庚午宰鳳翔張君述銘奉其祖橫渠先生集囑爲
序余愧曩之失學今何敢贊一詞且張子之書炳垂天地何容
辭費書云匪知之艱行之惟艱若余則知亦非易易也述跋卷
末以誌悔憾並以自勗且以望讀是書之真知而實踐者

丹棱後學羅驥謹跋